

中华野史

皇明本纪

（明）佚名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皇明本纪

(明) 佚名 著

大明皇帝，濠、泗州人也，姓朱氏，世为农业。母太后陈氏，夜梦一黄冠自西北来，至舍南麦场中麦糠内，取白药一丸，置太后掌中，太后视渐长，黄冠曰：“好物，食之。”太后应而吞之。觉，谓仁祖曰：“口尚有香。”明旦，帝生。生三日，腹胀几殆，仁祖梦抱之寺舍，欲舍之。抵寺，寺僧皆出。复抱归家，见东房檐下，有僧坐板凳面壁，闻仁祖至，回身顾曰：“将来受记。”于是梦中受记。天明，病愈。自后多生疾症，仁祖益欲舍之。上自始生，常有神光满室，每一岁间，家内数次夜惊，似有火，急起视之，惟堂前供神之灯，他无火。及出幼，太后必欲舍之，仁祖未许。

至十七岁，仁祖及太后俱以疾崩，上长兄王亦逝，唯仲兄王存。上自以家计日窘，思昔父母因疾曾许为僧，于是与仲兄谋，允托身皇觉寺。入寺方五十日，寺主以岁饥，罢饮食。师且有室家，所用弗济，乃西游庐、六、光、固、汝、颍诸州，如此三载，复入皇觉寺，始知立志勤学。

方四年，天下兵乱。一日，乱兵过寺，寺焚僧散。将晚，上归，祝伽蓝，以珓卜吉凶，曰：“若容吾出境避难，则以阳报，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。”祝讫，以珓投之于地，则珓双阴之。如此者三。复祝，谓神曰：“出不许，入不许，神可报乎？无乃欲我从雄而后昌乎？则珓如前。”祝既，投珓，如前。神既许之，于心大惊，复祝曰：“甚恐从雄，愿神复与吉兆而往他方避。”祝毕，投珓于地，一阴覆一卓立，特见神意必从雄而后已，因是固守所居。未旬日，友人以书自乱雄中来，略言从雄大意，览毕，即焚之。又不旬日，有人来告，傍有知书来者，意在觉其事，上心知之。后三日，斯人果至，与语，观

其辞色，未见相伤，礼待而归。复几句日，又有来告，先欲觉事者，今云不忍，欲令他方人来加害，乞幽察以从吉。上深思之，以四境逼近，讹言蜂起，乃决意从诸雄。

按：我圣祖起兵之由，万世如见，皇明大一统之业，兆于伽蓝一笏之中矣。先是，元入宋临安，帝显既降，封瀛国公，使为僧，号合尊，有子完普，亦为僧，俱坐说法聚众见杀。其舅吴涇全翁梦二僧人曰：“我赵显也，被虏屠杀。已诉诸上帝，许复仇矣。”及韩山童倡言弥勒佛下生，而中原之乱沸起，我太祖决兆于伽蓝以倡义，而胡元之鼎竟迁，赵显复仇庶几验矣。

元至正十二年壬辰闰三月，一日晨旦，抵濠城，守者不察，缚而欲斩之。有人觉，报于首雄，良久得免，收入部伍，几日拔长九夫。首雄，滁阳王郭子兴是也。既长九夫，王常召与论，久之，言意相孚。王知上非可久屈，收为家人，亲待同子弟，以孝慈皇后马氏妻之。然滁阳王之为人，志雄气暴。列王上者，其雄有四，俞、鲁、孙、潘，意虽同乱，及其处也异志。俞、鲁、孙、潘出于农，性粗直，谋智和同，独王与异。在乱初，防闲守御，兵之进止，滁阳王本合与焉，而王少出外，而多居内，凡诸事务，四雄者每待王，久亦不能同谋。是后，四人者专主，王若在列与焉，不在则不与。三五昼相会一次，其会也，四雄瞠目视王，王自知礼亏，深思不安，略有赧色。王居邑中，比四雄之志，颇为聪秀，议事间，四雄言有不当，王出言似有相犯者，四雄含忍姑容之。王久乃觉，谓上曰：“诸人若是，奈何？”上曰：“不过会简而至是耳。”王曰：“然。”明日出与会，止勤三日，后仍会简，人事愈疏，彼此防疑，势将极矣。

遇徐州乱雄败，其残雄趋濠梁，合势共守。其残雄势本受制，不料俞、孙、潘、郭，反屈节以事之，日旬月来，人各受

制，前日防疑之事，顿然释去。后因赵、彭僭称王号，势在鲁淮，赵称名而已。其滁阳王奉鲁淮而轻赵。未久，俞、鲁、孙、潘暗恃赵威，于市衢擒王。时上出淮北，闻王被擒，急趋申由。将抵其舍，友人扼道而止曰：“尔主被擒，亦欲擒尔，且勿归。”上曰：“再生之恩，有难不入，何丈夫之为也？”即入，见其家止存妇女而已，诸子弟皆匿。上谓诸妇人曰：“舍人安在？”诸妇亦有疑心，佯言不知。上曰：“我家人也，释疑，从我谋，请知舍人所在。”诸妇乃实告。上曰：“主君平日厚彭薄赵，祸必赵机，欲脱此难，彭必可求。”明日，以次夫人携二子往告彭君。彭闻忿怒，陡惊曰：“孰敢若是？”遂呼左右点兵搜强。于是上亦反舍，去长服，披坚执锐，与诸人行围孙宅。缘舍入，掀椽揭瓦，诸军杀彼祖父母，于晦窟中得见滁阳，钳足系顶，肌肤被箠打而浮虚，令人负归，去钳锁。

是岁冬，元将贾鲁围城。明年癸巳春，贾鲁死。夏五月，元将解去。时濠城乏粮，上谒友人得盐数引，乃泛舟以盐易于怀远，得粮数十石以给主家。

十月，方归乡里，收元义兵民人七百余以献王。王喜，命为镇抚。时彭、赵二雄以力御众，部下多凌辱人。上以其非道，恐七百人有所累，弃而不统，让他人统之，惟拔大将军徐达等二十人有奇，帅而南略定远。上中途染疾而归，疾甚危，殆半月乃醒。瘥方三日，滁阳王扶策过门，啧啧有声。上卧闻之，问傍人曰：“王适扶策而过，声息恨惋，胡为若是？”傍告之曰：“远方有兵，声言欲降，犹豫未决。王知其友人在其中，欲令人往说。奈何家无可行者，故惋恨耳。”时上虽卧病方瘥，未滿旬日，乃曰：“王今越门而警，必将以我为弃人乎？设不以我为弃人，方瘥何若是之警耶？予尝闻之，生我者父母，活我者亦父母。傥不善图，为他雄所有，功将何建？生亦何安？”

于是扶病诣王寝室，王曰：“汝来何也？”答曰：“闻他方有欲归者，未定行人，欲扶病亲往。”王曰：“汝病方瘥，未可行。”上知王意，决行不辞，王许之。

明日，南行入定远。乃至，复病，三日而起，未瘥速行。又六十里，抵大桥前，病复作，亦三日而瘥。即日又南行十五里外，见他垒勒兵布陈。上所将者二骑九步，步者见彼勒兵，甚恐，欲舍上逃归，上谓九步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况彼马步相参，我等至此，纵欲逃之，将焉获存？必随我入彼营垒，再验吉凶。”言既，彼阵中遣二将来迎，举手大呼：“来者为何？”上遣人答曰：“我来为公帅首言。”彼归垒而告，帅首云：“请来者下马。”上乃下马。然以久病，步趋艰辛。前逢一渠，九夫中一人欲代上越渠，平凉侯费聚是也。上谓聚曰：“诸人至此，生死不得自由，岂有代者耶？”乃同往。不逾时而至，首帅逆之曰：“何为而来？”答曰：“彼此无食，但吾主兵者郭氏，与汝故友，知汝垒于是，亦知他敌欲来相攻，恐汝无知，特遣吾报，肯相从之，否则移兵避之。”首帅既听，应声愿降，请留信物。特赐香囊一枚，以为记信。良久，帅首以牛脯来进。食毕，帅首告之曰：“请帅相从者归，且待诸军收拾路费而诣军门。”上许之。即帅九步归，中留费聚于彼，以候人情。

后三日，费聚清晨而至，告曰：“事不可谐矣，彼欲他往。”上借兵三百，诣帅所在，谓彼曰：“彼为他雄所凌，其冤未伸，仇亦未解。一旦从我北向，不能雪前日之耻。特助三百人与讎仇，胜负不亦可乎？”其帅首大悦，然而心已自疑，进趋之间，刃器不离左右，已防闲矣。上知其情状未易为也，非智不得。犹豫间，里人过其前，乃平昔里中之力勇者。上谕之曰：“吾欲使汝，能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乃授以方略。佯以帅来会，彼未来时，密敕三百人，若帅至丛而视之，往则开而纵

之，凡此者三，后于丛中缚之，令壮士五十人密簇而行，携离营所。去将八里，遣人报彼垒中：“尔首帅往观营地矣，眷属当移营就之。”即时焚营废垒，竭营而行，于是取壮士三千人。七日后，帅此三千东破元将老张知院营，黎明袭入之，老张弃军而遁，汉军尽为我有，精壮二万。

练未及旬，帅而入滁阳。途中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诣军门而谒，与语，知其胸怀必能成事，使掌案牍。时掌案牍者已数人矣，特以善长与肩之，约曰：“方今群雄并起，吾见群雄中持案牍者及谋事者，多非左右善战之士，人不得尽其能，以至于败。羽翼既去，未久雄亦亡矣。卿智人，与决大事，掌行文案，无若前非。”善长稽首再拜，而谢曰：“谨受命。”遂入滁阳。

未逾月，永义、鲁淮二王遣人促兵以驻盱眙，上知非人，弗从。未几，二王果自相吞并，善战者多死，鲁淮亦亡，惟存永义而已。彼时滁阳王尚受制于盱眙，几为相吞，而卒幸免焉。上遣一介往说永义，纵滁阳王南行。及至，王阅诸军，独上兵众队伍严整，旗帜鲜明，甲兵洁利。王乃大悦。初，王首倡义时，兵八百人，后上亦以七百，部下诸人共招诱者，总不过万余。上之兵众，比王至时，四方来从者，共前所得已三万有奇。

逾两月，王为谗所惑，略少疑焉，掣近行掌文案者数人。李、郭等皆预先私相通谋者，愿从滁阳久矣。未久，又欲以李善长置麾下，善长弗从，诉于上，涕泣弗行，上谕之曰：“主君之命，若欲要吾首，亦不自由，汝安敢不行？”善长终不弃去。久之，得弗再召，幸久相从。是后四方征讨总兵之权，王不令上与。

甲午冬十月，元将脱脱围六合。被围者请救，来使，上之友也。中夜而至门首，上闻友人至，即起诣门所，隔门与语。其门上所守之要道，阖辟之机，非王命不敢擅。谓友人曰：“

姑少待，吾告滁阳王，辟门而进。”上往告滁阳王，尽诉求救之情。王与六合之雄，旧有仇嫌，才闻求救，喑鸣奋怒，不发救兵。来使亦与滁阳王少旧，虽尽诉其情，王亦不允。上因与共说之，尽言至日昃，王怒少解，仍令他将统兵以行。诸将惧脱脱之威，皆不敢帅师，假托辞以诳白神，神皆不许。除此之外，别无可帅军者。王乃召上：“汝亦白神。”上曰：“兵凶事，昔圣人不得已则用之。今六合受围，雄虽异处，势同一家。今与元接战，逼迫甚急，救则生，不救则死。六合既亏，唇亡则齿寒。若命我总兵，神不可白。”于是决出师。东之六合，与脱脱战，微失利，归。

彼时海内称雄者渐广，与元互有胜负，不辨贤愚，死者甚众。上思之，设使胜负不分，互有得失，如斯久之，世无人矣。每闻幽有鬼神，尝云天高地卑，是非监见，于是发诚专意致词，恳祷于上帝曰：“时元至正，岁在甲午。天下大乱，生民徬徨。生离死绝，数非一人。战斗之际，主客不分。未见偃兵息民之期，盛衰孰已？特竭微诚，恳切谨告。愿赐覆照，以乐生民。果元运未终，乱雄蚤息；或乱雄有人，元当即覆。然某亦处乱雄中，乱雄无人，扰害生民，亡自某始。”词成，命黄冠设坛仪章，伏于上帝前，期三月而验。后三月，上兵愈昌。

时滁阳王名称尚微，意在据滁阳而称王号。与上虽不明言，就中觐视可否。上知有不可，概说滁阳一山城也，舟楫不通，商贾不集，非古形势，非英雄所居，王乃默然。

明年，至正乙未春正月戊寅，上率师取和州。初，兵众乏粮，议谋征所向。时上数谏王，为人所谮，初少被言辱，然上终不以为意，必欲成事，不免数谏。王性聪明，其纳言如流，及谗，俄说转若发机，累受责辱，因是致疾。当议征之际，遣人召谋，因疾不赴。召至再三，终不能会。复遣人至，令定计

以出三军。上许之，谋曰：“曩征民寨，得义兵号二枚，其书曰‘庐州路义兵’，皆故衣布为之。可作此三千，拔勇者，衣青衣，腹背悬此，垂髻左衽，佯为彼兵。复令万人衣绛，继其后，相去二十余里。慎探骑，谨队伍，严号令，南趋和阳，其城可下。”王乃善其谋，如其算。兵行，其衣青者在前，衣绛者在后。青者渡陡阳关，和阳斥堠者知，报庐州路义兵至，耆老以牛酒迎之。其前帅青衣者异其道而饮食，帅衣绛者少谋怠智，循正道而抵和阳。元守帅出师以迎之，衣绛之士败，逐北二十余里。时帅青衣者将抵和阳，和阳守帅获胜，至暮而归，遇青衣者至城下，际昏合战，一鼓破之，平章帖木儿兵溃遁去。

初，衣绛者败归，报滁阳王曰：“衣青者人皆陷阵。”滁阳王惊，怒责上失计。怒间，俄城南报元遣使来招，滁阳王惊恐益甚，召问：“若何？”彼时兵出城虚，特将三门兵合滁阳南门，密令稠簇于南街，然后令来者入。至滁阳王所，上令来者膝行以见王，代王喻之。及其喻也，王言非智，众议欲杀来者。上谓王曰：“兵出城虚，若杀来使，彼必知我虚而杀其使也，敌反卒至。若生纵还，示以大言，彼必逡巡弗敢加我。”王如其言，纵之。

明旦，有人来报元兵遁去，王命上持命复收败军及总守和阳两意。奉命之和阳，所帅者二千人。途中，败军闻上亲往，喜复从征者千人。南越陡阳关，令兵就息，喻众曰：“一兵务燃十炬。”以在初昏，令罢兵息。上单骑帅骁勇者数十人暮抵和阳。及至，知衣青者已破城而守之。是夜入城，与诸将议守。未至之先，元兵日战甚急，诸将皆欲收子女玉帛而归。及上至，人心乃定。

然上未至公座署事。静思方今比肩者众，况人皆年长，语坐之间，进止之际，皆逊让为上。即今秉令行事，设使逊让难

为，必名正言顺方可。细思此辈，决无相让之意。若依命而尊，又恐此辈或不同心。明日升座，密令左右将州衙公座尽行撤去，惟置木凳于正面东西满间，其徒不下十余人，且待明日取齐入衙，观诸人情况，让与不让，悉皆知之。明日，诸人五鼓而至，上黎明而到，惟存东北一位。当时以右为上，此等虽右末不许，但存在左末。为位竣，上就之。日有公事，诸人若木偶人，凡公务一切事务，上悉处之。每每如是，至公无私，久之略少心服。

时城未葺，上观诸人心未效勤。若不身先，不能动彼。于是敕徐达先集故砖，以城为十分，与诸人分缮，我得几何。量分集砖将及，而乃与诸人议葺城之道，众诣城上，各限以丈尺日数。以上觐视，诸人皆无用功者。三日后，会诸人阅城，至城上所分地位，徐达率士卒工将及完，诸人之工，土木并无分毫，间有善良，亦未尽力。于是上作色，以交床置于正面，出滁阳王所命之辞置之于上，令左右呼诸人拜于前。诸人既见王命，拜而弗违。上谓诸人曰：“总兵非我擅专，乃王命也，诸人俾我逆王命，可乎？然我与诸人约帅兵之道，非寻常。自今以后，敢有违令者，吾行总兵之道。”

初，城中杀伐甚众，存者少。纵有存者，夫妇不相认。一日，暇，上马台前一小儿，但能言语，不知人情，上谓小儿曰：“汝父安在？”曰：“与官人喂马。”“汝母安在？”曰：“官人处，有与父姊妹相呼。”上知不可。明日，会诸人，喻曰：“兵自滁阳来，人皆只身，并无妻小。今城破，凡有所得妇人女子，惟无夫未嫁者许之，有夫妇人不许擅配。”期明日，阖城妇女男子尽行会衙门前。明日，依期而至。上令妇人入衙，以男子列门外街两傍，令妇人相继而出，下令曰：“果真夫妇，即便识从，非夫无妄为。”令既，妇女出，完聚者半之。

辛巳，元将以兵十万来攻和阳。上惟以万人守，连兵三日，元兵数败而死者多。逮夏，元兵解去，和阳乏粮。时元秃坚太子及枢密副使绊住马、义兵元帅陈也先等众分屯新塘、高望、青山、鸡笼山，梗塞道路，上亲帅师以讨之。抵所在，克其羽翼，根本未下。明日清晨，因宵劳防慎，寝于山侧。不寐，复起，有异风来触。上将谓和阳有兵，先发数队归。复寝，未寐，有蛇由右臂而上，傍曰：“蛇上身矣。”上举臂而视，乃是蛇，类龙而无角。上意其必神也，于是祝蛇入帽绦纓，蛇循祝而入绦纓，隐而弗动。上顶戴其蛇，诣敌寨下，设辞以喻寨主，寨主请降，乃得还师。归至和阳，将及三里，有卒持矛亦归，问：“何往而归？”对曰：“适来贼攻和阳，幕官李善长督兵已败之矣，而又俘获焉。”上还居处，闻善长已败敌人，喜气增益，一时忘蛇在首。久之方悟，取帽视之，其蛇乃隐于绦纓中。时引觞酌蛇，蛇乃即饮微酒，于是纵蛇入家神牌，蛇乃由中升顶，矫首四视，俨若雕刻之状。良久，升房入脊桁中，莫知所之。此神龙之报吉凶也。未几，彼众皆走渡江。

时濠梁旧雄俞、鲁、孙、潘亦乏粮，其部下皆挈家就食于和阳四乡。其雄孙德崖者欲入城，声言容居数月。上恐此来有机，意在止之。奈彼众我寡，若阻其来，倘有战争，我必力不及，且容入城。明日，军入。

彼时滁阳王信谗，自滁阳起马，闻多取子女，强要三军财物，意欲归罪于上，左右谗者欲因是而致上于死。不旬日，闻滁阳王果至。将至之日，上喻诸官：“此来问罪，恐昼不至，若或夜至，诸人只待我至门首，亲辟户而迎。”其后，果夜至。守门者亦谗人在其中，闻至，彼不行报。上亦不候辟户，先开门以迎，至下所乃报入矣。上往视之，滁阳王怒，久而不言。其性刚烈，其言终不能含忍於久，而谓上曰：“谁？”上答曰

：“某。”王曰：“其罪何逃？”上曰：“儿女之罪，又何逃耶？家中之事缓急皆可理，外事当速谋。”王曰：“尔言外事急，何事？”曰：“曩与俞、鲁、孙、潘有隙，长者受制，某等搜索围彼宅舍，逾墙升舍，杀彼祖父母，脱长者之患。今仇在斯，彼众我寡，王此一来，与仇相见，甚虑安危。”王弗信。

明日五鼓间，孙德崖遣人谓上曰：“彼翁至矣，吾将他往。”上大惊，曰：“事不谐矣。”急报滁阳王以备之。上复与孙会，谓孙曰：“何去之速耶？”曰：“彼翁不可相处者也，故行。”上观孙之辞色，未见行凶，特谓：“两兵舍城，今一军尽起，恐下人有不谐者。公当留后，令军先行。”诺其言，军出矣。

忽有人邀送友人，时共往，出门一里许，上将辞归，其初邀者弗舍去，又再嘱远送，于是去城十有五里而止之。后来报，城内两军相伤，小人多死。上闻是，见入彼军中，事难犹豫，即呼部将耿炳文、吴祯将骑来。骑至，上急策而长驱，左右军大呼擒住，群骑追逐。初彼后而我先，追弗及我。未逾刻，途逢来者，皆抽刃以隘道，上仓皇间缘身寻刃，无有，遂单骑挺身入彼丛中，皆旧友人也。彼时人皆疑信未决，乃曰：“彼城中陷某军士甚多，公岂无知谋乎？”上谓彼曰：“初为送诸友人，所以远行。不期诸人在后，我反在先。城中之斗，吾安能知？”诸人手握马衔，意在羁以随行。上谓之曰：“尔众我寡，何如是之行耶？”中一人曰：“散而同行不妨。”上得脱马衔，力策而驰之。又群马追逐，彼时衣内披甲，虽枪甚多，皆无重伤，亦无甚损，略有微伤，如麦粒大，皆枪透连环之甲而伤也。展转支吾十有二里，为群骑所逼，因枪坠马。正急间，傍友人至，以马横于崖，呼来同往，上步奔其所，骑于马后，同乘载而行之。

复至十五里外，其德崖之弟以铁锁系上，欲加害。友人张姓者谓诸人曰：“我等首帅孙德崖见于和阳，想被擒矣。若此时加害于朱，孙必不存。姑存之，而吾往视焉。”张往入城，见滁阳系孙之项，共案而饮。张归谓诸人曰：“依众所为，几伤两命。今各生存，事不难矣。”其诸人犹未舍恨，尚欲加害。张恳切固留，夜与同寝，恐为他人所伤，并首护抱而终宵。明旦，囚入麻湖中羈縻。又明日，复上路行。行间，徐达等奉滁阳王命以数人至，上谓曰：“汝来为何？”曰：“易尔。”为是得归。既归，亦释孙归。彼时，滁阳王闻上被擒，惊疑致疾，后终不复起，卒于和阳。

未几，颍、汝倡乱者杜遵道、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君，都于亳，召乱雄是其门弟子者从之。朝林儿造言宋之苗裔也。时王方卒，归葬滁阳。未久，闻召谕造言门弟子孰先后之列？今乱之功孰魁？况孙德崖以滁阳部将，意欲统滁阳之子，其子闻之，惧辩不能以文，召上代辩。

上总兵戎于和阳，日与元战。三军与群官闻上有他往，不悦。时诸战将谓张天祐曰：“公当自察，果能率众御胡，则朱往；不然，则公往。”言既，张自知率众难事，情愿代往。时发兵及亲率将和阳正西、西南民寨，节次削平。其时张自亳归，赍亳州杜遵道文凭，授滁阳王子为都元帅，张为右副，上为左副。

未久，和阳乏粮，谋欲渡江，奈无舟济，诸军饥馁窘甚。时巢湖内操舟水雄双刀赵、李扒头者，仇于庐州左君弼。其赵、李力不及，被窘于巢湖。因无依怙，遣人来诉，欲以舟师归我。诉者凡三至，后上亲往。

夏五日，值天大雨，连阴二旬不止，山川溢流，且降者皆船居，若非潦水盈溢，虽有船降，不能得达和阳。水道虽有元

蛮子海牙率巨舟以扼其要，不得自由而出，因潦水盈溢，平昔非船不可达之所，其降舟扬帆顺趋，直抵和阳。比降舟未至，先说诱蛮子海牙部下以舟来商，后果至，候隘要而擒之首目一、军士十八人，皆善操走舸者，喻令教我军士水战。

壬寅，上率舟师抵裕溪，破蛮子海牙水寨，遂与诸将定渡江之计。是后六月一日，发舟渡江，达江口。时方酉末，去后军六十里，浓云障天，轰雷掣电，不敢轻渡。其风雷云雨约五时整止，于是方弗移。明日，天将明，军分两道，右由西南，左由东北，俱会牛渚矶上。其时雷息电隐，西风和畅，军士欢融，櫓棹齐兴，微风扬帆，上与廖将军首行，不逾时抵江东。比未着岸之先，廖将军曰：“舟泊何所？”上谓曰：“采石正镇，陆广人稠。其牛渚矶，周际江渊，况备者寡，可先取其矶。”舟抵岸，其备者持矛来应，上令甲士应之，彼不敢当，备矶者溃，备镇者亦溃，遂下采石，及沿江诸垒尽破降之。

时诸军饥馁久矣，一视粮食孳畜，尽意欲取，意在盈舟而归。上视军意不过图财而已，此去再欲复渡，恐事难为，不能掳有江东。因是以刃断群舟之缆，推入急流，须臾船漾漾而东下，诸军恐之。有告上曰：“如此若何？”上谓诸军曰：“前有州曰太平，子女玉帛，无所不有。若破此一州，从其所取，然后方放汝归。”令毕，诸军皆食。食既，帅往太平城下，时元平章完者不花守其城。我军攻良久，遂拔之，僉事张旭遁去，父老出城迎上。诸军已入城矣，思前号令，恣意掳掠。斯军愚不知也，当未渡江及已渡时，虽曾省会，子女玉帛，从其所欲，不过将军行尔，彼时已与幕官李善长写成禁约，不许掳掠，榜文令吏赍行。一城之民，见军掳掠，仓皇无措，仍令前吏昭示榜文，诸军观榜之后，凜然无敢犯。独一卒故违禁止，再喻弗悛，于是斩首示众。自斯之后，太平一郡，即日皆宁。

不逾旬日，元臣蛮子海牙率巨舟封采石，闭姑熟之口，绝我归路。将及十日，义兵元帅陈也先率兵数万来寇城下。上按兵于城，观彼施勇，以窥彼计。逾二时，彼无奇谋。上遣徐达、邓愈、汤和出姑熟之东，转战城之北。不逾时，彼兵溃败，也先被擒。故生之，其人奸诈我端，忽谓上曰：“生我为何？”上谓曰：“方今天下，中原鼎沸，豪杰并起，自为声教者不知其数。汝既英豪，岂不知生汝之故？”也先曰：“欲我军降尔。”曰：“然。”彼谓上曰：“军之首目，皆亲戚骨肉为之。今欲来降，甚为易哉！”书行，明日来降，首目尽至。甲子，克溧水。

七月壬辰，以也先留太平，令部下会我大军，命元帅张天祐者，合势共取建业。初攻弗克，军回。不逾月，再征。其也先者，密谋于部下，建业不可力攻，必声攻城而弗战，少待得脱羈囚，仍与元合。上知彼不诚意，纵军妄掠，将以为俘囚而斩之，恐惊诸雄，于是血牛马与彼立誓，立誓后，宁可生纵以归。彼既归矣，阴与元合。人云方三日，也先忽数呕血，乃背盟之验也。然密请元臣左纳失里至营，佯言生擒耳，意在诱上诣营。时上卜于黄山东岳，神弗许，数卜于城隍，连皆一筮耳，亦不许。

九月戊戌，也先谋叛，诱杀郭元帅等数人。时三军复攻建业，也先背盟弃誓，阴合元帅，败我军秦淮之水，杀溺二万余。也先因追北我军，为义兵所杀，身疮千窍。当血牛马时，其誓书乃也先自为也，誓云：“若背再生之恩，人神共怒，天所不容。”也先之死，天鉴誓言，不一月而亡。定誓之道，非诚意正心，定可轻立也哉？

时蛮子海牙，以舟师泊于采石，密迓姑熟，彼以舟楫之利，不时直造城下。于是命工造巨炮，以舟载之。

至正丙申春二月，上率诸军亲攻采石，自辰抵午击破之，俘获人船以归。其蛮子海牙率残军会福寿大夫、高纳林大夫、阿鲁灰平章共守建业。时采石守隘，姑熟无后顾之忧。复卜于神祠，神乃许行。三月一日兵起，三日抵其营。也先之侄出，不逾二刻，营垒皆破。也先侄陈七尽以其军降。明日，点视其军，马步三万六千。既得之后，也先诸将尚未安宁。时也先善战勇士五百人已收麾下，观其情状，人各有疑，至暮当严宿卫。上以心腹旧人处于外，独五百人托以近卫。上不披甲胄处于中，独冯胜亲侍。上恬寝一宵，无疑彼心。黎明，其五百人自相欢庆，咸相谓曰：“诚生我也。”于是诸军雄威倍出，愿效前驰。

庚寅，帅往建业，攻破其城，元福寿大夫死之，杀其平章阿鲁灰、参政百家奴，擒御史王稷，元帅康茂才以众降。上去城五里，遥见诸军已拔城矣，江东由是而定。

将欲发兵取京口，上不亲行。恐帅首纵诸军焚烧太甚，犹豫未决。明日，坐徐达以罪，佯谓不生。乃令李善长再三求免，上谓曰：“既犯号令，安可求生？若必全生，令尔率三军下京口，庐舍不焚，民无酷掠，方免斯罪。”丙申，遣徐达率汤和、张德麟、廖永安等舟师取镇江。丁酉，克之，杀平章定定，民无兵刃之灾，舍无焚烧之废，京口之民全生，皆达等奉命之笃也。因以徐达、汤和为元帅守之。

按：我太祖心切仁民，虽一遣将，惓惓以不杀人为戒，必禁毋掳掠，毋焚庐舍。率军至京口，民不加刃，舍不纵火，而均获全生，固徐达等笃奉号令，而太祖仁民之心亦惬矣。天命人心，尚安舍此之他耶？

夏四月乙丑，克金坛县。六月甲子，取广德路。

秋七月，姑苏张士诚以舟师来攻镇江，上遣兵御之。癸巳，战于龙潭，破之，焚其船，杀溺甚众。我师遂乘胜进攻常州。

时徐达守东鄙，上谓之曰：“其张士诚者，起于盐徒，术务经纪，诈出多端，交必有变，邻必有间，当速出三军以攻毗陵。倘有说客，勿令擅言，沮其诈术，困其营垒。”于是达等益督兵攻围常州。未几，有义兵郑金院者，率甲士七千叛入常州，反来攻营。达督兵与战，常遇春引兵自东垒击之，大破其众，俘斩大半。复围常州，逾旬，彼众宵遁，遂克其城。初，我师攻城急，士诚遣书，卑辞求和，愿岁输米二十万石，金五百两，银三百斤，以充军用。上命移檄报之曰：“春三月，取镇江，兵抵奔牛垒城，彼时来降，继复叛去，皆尔所谋。纳我逋逃之人，拘我通好之使，予之兴师，亦岂得已？既蒙许给军粮，中更爽约，原其所自，咎将谁归？今若果能再监前盟，分给粮储五十万石，归我使者，则常州之师即罢，而争端永绝矣。”士诚不从，故遂攻取之。明年，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，擒其弟张九六，并获其战船马匹。

夏四月丁卯，取宁国，降其守帅，获其战士，属县皆平。五月壬午，铜陵县降，遂破双刀赵兵于青阳县。克江阴城。七月戊寅，元帅胡大海等克绩溪。庚辰，取徽州，以邓愈守之，及其属县皆平。九月甲戌，江浙闽海平章夏章遣使请降。元帅汪同、马国宝皆降，命仍前职。壬辰，破元潘万户兵，乘胜克武康县。

冬十月壬申，击破池州兵，斩洪元帅，生擒其将魏寿等，遂平池州。甲申，上率诸军至大通江。枢密张明鉴以扬州降，得其精兵战马，以元帅张德麟、耿再成守之。是时，天下豪杰虽多，独上全有江左及淮右数郡。上宵昼自思固保江东诸郡，以观群雄，若仁者治世，当全江东，共乐承平。于是严饬诸将，秣马厉兵，戍守边鄙。

至正戊戌春正月，院判邓愈遣兵攻婺源，斩其首将帖木不

花，遂克其城。三月，元帅胡大海破长枪军，取淳安、建德等县。

夏四月，苗军参政杨完者以舟师来侵徽州，大海引兵与战，破之，擒其将董旺、吕升。明日，元帅何世明等复败其军，擒其将黄牛儿等。丁丑，总兵李文忠大破苗军，大海复引兵邀击之，虏其万户罗受，其杨完者收余众遁还杭州。未几，张士诚取杭州，遂杀完者。其同金员成率众屯桐庐，来乞师，许之。初，士诚以水军来寇，我师御之，破其众于太湖鲇鱼口。总兵廖永安又与战于常熟福山港，大破之。继而复败其兵于通州郎山，获其战船而还。六月癸酉，取石埭县，遂克宜兴。辛未，取兰溪州，双刀赵兵陷建德县，元帅罗友贤退屯祁门。戊子，友贤引兵与其将张元帅战于葛公岭，败之，斩其万户汪彦章，复取建德。时闻东浙有隙，婺城可下，密令守严州之将胡大海率兵讨之，不克。十一月，上亲往婺州。十二月，抵其城，营两日而城下，民市肆不易，敕将守之。凡六月班师。八月，上还京。其后胡大海兵复克诸暨。

至正己亥春正月，总兵邵荣等破张士诚兵于余杭。复遣兵与战于湖州，败之，追至城下，彼众入城抗守，攻之不克。明日，乃悉兵来战，我师弗利，遂引兵还营。未几，荣等闻士诚欲来攻营，乃预设伏兵以待之，戒诸军坚守勿战，俟山上旗竖乃起。已而，果遣其将李石丞来攻余杭、临安诸营，不能下。荣度其士众已疲，乃竖旗。于是诸军鼓噪四出，伏兵一时俱起，敌众大乱，更相蹂躏，死者盈野。久之，士诚兵复来攻营，为我师所败，乃敛兵退守，我师攻之，弗克，亦还。时双刀赵寇陷太平县，又陷陵阳、石埭等县。佥院张德胜率兵与战于栅江口，破之，杀溺甚众。

九月癸巳，徐达、张德胜引兵自无为登崖，复破双刀赵兵

于浮山、青山等处。己亥，追至潜山，斩其首将，遂克潜山县。继而双刀赵为陈友谅所灭。友谅既取双刀赵，遂生隙于我。使者往来，观其辞语，察彼人情，有必战之计。时徐达、常遇春皆率兵守池州，上命使星驰与之计曰：“陈兵必至，尔诸将当以五千人坚守其城，以五万人伏于九华山下。彼兵若临城，城上以旗摇鼓噪为约，令三军见此而起，往绝其后，斯必克矣。”使者至军中，达等如计。明日，陈兵果至，其来甚锐，直造城下。守者摇旗鼓噪，伏兵见之，缘山而出，循江而下，绝其归路，一战俘斩万余众，生擒三千人。常遇春不欲以闻，曰：“此皆勍敌也，既俘不杀，将贻后患。若以闻，上必不尽诛。”达不听，遂以闻。上谓使者曰：“急回军中喻诸将，彼先开隙，今初与战，三千精锐，未可尽废，宜释之，使为后用。”遇春初闻遣使赴京，密令军中以三千人皆杀之，黎明，止存三百人。上闻之，再命使往，令生放还，于是俘者归至陈。陈遣使来告曰：“战非有谋，乃巡边者偶战耳。”十一月，取处州，其参政石抹宜孙遁，属县皆平。

至正庚子夏，闰五月，陈友谅舟师寇陷太平，列巨舟于采石，僭称帝，国号汉，改元大义，遣人约张士诚来夹攻金陵。时群议皆以为宜速复太平，上曰：“不可。且太平初起坚垒，岂意彼以巨舰破之。若战于陆地，彼必不能进。今彼既势居上流，遣兵与战，难以取胜。若由水上决战，则彼舟十倍于我，势可量也。若亲征，彼既见我兵势，不来接战，即解缆下流，半日可至金陵，吾步骑非一日不可至。纵使可至，百里趋战，又非上将利也。”乃令指挥康茂才佯为谋叛，诱使来攻。茂才遣人具书以往，将行，以所谋问李善长。善长曰：“方不得寇去，何为更诱其来？”上曰：“此计之上也。倘今不往，久则生计。陈、张若合，吾何以支？”于是茂才遂遣人行。乃命冯

宗义率兵伏于石灰山，徐达列阵南门外，杨璟列兵大胜港，张德胜、朱虎出舟师于龙江关外。

辛丑，友谅果率舟师来寇，泊大胜港口，杨璟御之。时水路隘，其舟师不得进，其弟陈五步军泊于龙湾江渚。至午，大雨，仅容三巨舟入港口，乃遣万人登岸立栅。及雨止，伏兵自石灰山起，步骑交至，舟师亦集，大破陈友谅军。时潮已退，彼舟阁岸不能动。于是其军二万余皆舍舟降，并获其战舰。袁州国公欧普祥、参政刘敬遣人来降。时佥院胡大海兵亦克饶、信等州县。

按：此战太祖神谋妙算，高出千古。躏蹴巨敌，如玩弄婴儿于掌股之间，虽汉唐宋创业诸君所未及，而混一天下之几决矣！

至正辛丑秋八月庚寅，上率大军讨陈友谅。时舟师既发，乘风溯流而前。戊戌，抵安庆，破其水军，遂克其城。壬寅，师至湖口，遂与陈友谅战于江州，大破之，友谅挈妻子遁，遂取江州，南康、饶州悉平。至正壬寅春正月，陈友谅守将胡廷瑞以隆兴路降，上亲入城抚喻其民，以邓愈守之。三月，婺州苗军叛，杀守帅胡大海。继而处州苗军亦掳城叛，平章邵荣皆击破诛之。时友谅降将康太掳豫章以叛，徐达击擒之。

至正癸卯，张士诚北寇寿春。上亲往援，以徐达为前先锋，破其军，旋师围金斗城。陈友谅复大举兵寇豫章，乃命解金斗之围，以舟师往援。

秋七月，上督诸将率舟师西讨。戊子，师次彭蠡。友谅撤围来战，达身先诸将，败陈一巨艘，杀其众千五百人，自是我军威振。继而屡战，互有胜负。至暮，诸将欲退。上乃御楼船，鸣金结阵，申明约束，喻以死生利害。诸将皆举手加额，以死自誓。期明日进兵决战。至期，上亲布阵鸣角。时彼我两军皆

畏惧，战不力。迨暮，胜负未决，乃以舟载干荻，令敢死士乘风纵火，直抵其船，焚溺甚众。

明日，众复议还师，以图再举。上以为方胜负相等，今若先退，彼必为败而来追，当先移船入江，乃能无失。于是两军相拒三日。我军挑战，彼必不敢应。我舟师欲移入江，以水路险狭，不得并进，恐为敌所乘。迨夜，令船置一灯，相随渡浅，比明，已尽渡矣。乃泊于左蠡，敌不敢进，移军楮溪相持。友谅令获我战士皆杀之。上知之，命悉出所俘陈氏军，有伤者赐药疗之，遣还。下令军中曰：“但获彼军，皆勿杀。”又令祭其新亡之将及战死者。乃以舟师邀其归路，分遣别将取蕲州、兴国。时都督朱文正遣兵于南康、都昌，绝其粮道。八月壬戌，友谅自率楼船欲迎我师，追之至中流，大战良久，友谅中流矢死。明日，降其军五万余众，其将莽张等走武昌。九月，上率诸军攻围之，于是湖北郡县皆降。十二月，上还京师。

至正甲辰春正月丙寅朔，上即吴王位。二月，车驾复至武昌，破陈丞相张必先兵，擒之，友谅子理肉袒衔璧出降。上礼而命之入城，抚喻其民，厚待友谅父母。湖广郡县悉降。上还京师，下令曰：“予以眇躬，荷天地百神之福，托于亿兆臣民之上，戡定绥宁，疆宇日辟。乃者故汉主陈友谅，杀君僭逆，罪恶贯盈，自起兵端，犯我边境，爰举问罪之师，以慰来苏之望。赖天之灵，兵之所至，罔不克捷，江西诸郡，一鼓而下。其陈友谅，稔恶弗悛，仍合余烬，于癸卯七月，屯兵洪都城下。予乃总率舟师，亲与决战，陈友谅败死，将士悉降。进攻武昌，子理归命。布告中外，咸使闻知。”遂大会兵于京师。

至正乙巳春，广东韶州、南雄及荆、襄、归、峡等州皆平。命徐达、常遇春等兵取淮东、淮阴诸郡，平之。

至正丙午春，张士诚以舟师寇我镇江。上引兵击之，贼闻

风而遁。督兵追攻于浮子关，与战，悉俘其众。徐达乘胜进攻高邮、安丰，克之。

秋，以相国徐达为大将军，平章常遇春副之，率师二十万东取吴越。上谓诸将曰：“尔等此行，其计若何？”常遇春曰：“此行直捣苏州，姑苏既下，则诸郡不劳而下矣。”上意以为不分其势，则其援兵四合，难以取胜，不若先攻湖州，使其疲于应战，然后抵苏州，则取之可必矣。遂不从遇春之计，作色曰：“先攻苏州，而或失利，必不贯汝。先攻湖州，而或失利，尚可恕也。尔行矣，从尔自计。”师遂渡大浦口，次洞庭山，遇春以众攻湖州。上使人觇而知之，喜曰：“能若吾计，此行必胜矣。”遇春屡败其兵，湖州守将李伯昇闭城拒守，张九七引众援之，营于旧馆。汤和迎之，遇春以兵围其营，绝其粮道。士诚闻之，自引众来援，与之大战于皂林之野，败之，遂俘其营甲士六万，送京师。士诚遁归。由是军声大振，所过州县皆望风降附。十二月，进抵姑苏，其属县相继来归，惟苏州孤立而已。上不欲烦兵，欲困服之，乃围其城。

至正丁未，上命以是年为吴元年。

春，建宫殿及省台六部，建太庙于宫城之东北。

夏，上以书遗士诚曰：“盖闻成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汉祖灭秦，历代帝王之兴，兵势相加，乃为常事。当王莽之亡，隋之失国，豪杰乘时蜂起，图王业，掳地土。及其定也，必归于一，天命所在，岂容纷然？虽有智者，事业弗成，亦当革心畏天顺民，以全身保族，若汉之窦融，宋之钱俶是也。自古皆然，非今独异。若能顺附，其福有余。毋为困守孤城，危其兵民，自取灭亡，为天下笑。”书至，士诚不降，乃督兵攻之。

秋，城破，士诚自经于家。兵入，尚未绝，解其缙，俘送京师，苏州平。九月，命参政朱亮祖讨浙东诸郡，克之。

冬，以汤和为征南将军，吴祯副之，讨方国珍。国珍遁入海。追及，与战，破降之。命杨璟、周得兴率兵征广西，胡美、何文辉征福建，徐达、常遇春进取中原。

冬十月，沂州守将王信遣人奉表纳款。诏谕之曰：“惟昔豪杰之士，天下扰乱之秋，集群众以鹰扬，掳一方而虎视。然遇真主者出，遂知天命所归，乃披露其诚，而归于有德，如窦融献河西之地于汉，李勣归黎阳之众于唐。眷尔沂州王宣父子，近使苗副枢来通顺附之忱，我遣侯正纪往答殷勤之意。两旬已过，一介未还。且虑天将改物，故元政不纲，谁能霖雨以苏民？方见龙蛇之起陆，拯此涂炭，实在朕躬。爰命征虏大将军徐达，副将军常遇春统率大军，水陆并进，往戡众乱，平定中原。嘉尔来归之义，赐以爵禄之荣。王信可授荣禄大夫、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其余官将，仍复旧职。”书至，王宣父子复持两端，不听调。徐达兵至沂州，王信往莒、密求援，其父宣闭城拒守。大兵攻破之，宣出降，即令以书招其子信来归，于是莒、密、海、费等州县皆降。

时金火二星会于丑分，望后火逐金，过齐鲁之分。占曰：“宜大展兵威。”因令徐达进兵益都。达遣人喻其守将老保，保不下，遂急攻之，乃出降，其属郡悉平。至济南，守将王保保弟詹同、脱因帖木儿先期率众遁去，其属将达某以城降，于是山东诸郡望风降附。

十二月，百官诣阙劝进，上乃御新宫拜词，其略曰：“惟中国人民之君，自宋运告终，帝命真人于沙漠，入中国为天下主。其君父子及孙，百有余年，今运亦终。其天下土地人民，豪杰分争。惟臣帝赐英贤李善长、徐达等为臣为辅，遂戡定群雄，息民于田野。今地周回二万里广，诸臣下皆曰：‘恐民无主。’必欲推尊帝号。臣不敢辞，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。是用

明年正月初四日，于钟山之阳，设坛备仪，昭告上帝皇祇，简在帝心。如臣可为民主，告祭之日，伏望帝祇来临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如臣不可，至日当烈风异景，使臣知之。”

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，合祭天地于钟山之阳。是日日朗风和，臣民复合辞劝进，于是上即皇帝位于南郊，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，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。诏曰：“朕惟中国之君，自宋运既终，天命真人于沙漠，入中国为天下主。传及子孙，百有余年，今运亦终。海内土疆，豪杰分争。朕本淮右庶民，荷上天眷顾，祖宗之灵，遂乘逐鹿之秋，致英贤于左右。凡两淮两浙，江东江西，湖湘汉沔，闽广山东，及西南诸部蛮夷，各处寇攘，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，已皆戡定，民安田野。今文武大臣，百司众庶，合辞劝进，尊朕为皇帝，以主黔黎。勉从輿情，于吴二年正月四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，即皇帝位于南郊。恭诣太庙，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。立大社稷于京师。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”册妃马氏为皇后，立世子为皇太子，诸功臣进爵有差。以李善长、徐达为左右丞相。征南将军汤和破延平，擒陈友定。先是，汤和破方国珍，就命率师自庆元海道进取福州，平章胡美自江西取邵武，下建宁，陈友定独守延平。至是，汤和攻破擒之，兴化、泉州皆降。建太学，立钦天监。徐达等兵经棠棣等州县，皆平之。抵河南，与詹同、脱因帖木儿战，败之。梁王出降。遂西下洛阳，长驱崤函，直抵潼关。守者拒战，都督冯胜与战，拔之，掳关而守御。大将军归大梁，北下河内，由邺下赵州，抵临清。

秋八月辛未，入元都，元君遁去，燕地悉平。时广东、广西亦下，复命徐达西取晋、冀，长驱井陘，尽平其地。赦天下，诏曰：“天生民而立之君，君者，奉天而安养斯民者也。昔者元政陵夷，民失安养，群雄蜂起，疆宇瓜分。朕以布衣入戎伍，

愤生民涂炭，提孤军与豪杰同志者，思所以靖之。赖天之灵，因民之利，干戈所至，强殒弱服，大河之北，以际南北，罔不来臣。重念推戴以来，军士劳苦，农民罢敝，未有以安之。贤人君子，遁匿岩穴，未有以来之。形乱重典，未有以平之。供亿烦重，未有以纾之。是用阴阳差缪，水旱不时，天灾屡见，朕甚惧焉。爰布溥恩，与民更始，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民坠涂炭，十有七年，荡析离居，光岳之气，于焉始复。继自今各厚尔生，共享太平之福，以臻雍熙，不其伟欤！”

九月，下求贤诏，诏曰：“朕惟天下之广，固非一人所能治，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。向以干戈扰攘，疆宇彼此，致贤养民之道，未之深讲。虽赖一时辅佐，匡定大业，而怀材抱德之士，尚多隐于岩穴，岂政令靡常而人无所守欤？抑朕寡昧，事不师古而致然欤？不然，贤士大夫，幼学壮行，思欲尧舜君民者，岂固没没而已哉？今天下甫定，日与诸儒讲明治道，启沃朕心，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？岩穴之士，有能以贤辅我，我得以济民者，当不吾弃。”

冬十月，燕都捷至，诏告天下曰：“一海宇以安人心，正国统而君天下，理势所在，古今皆然。自群雄乘乱以来，四方思治。惟切元纲已隳，疆土遂分，孰拯斯民以定于一。顾予非德，造此丕图。荷上天眷祐，臣邻翊赞，肇基江左，平定中原。眷惟幽燕，实彼本根，命将北伐，列郡皆顺，已于洪武元年八月十二日克取燕城，胡君远遁，兵无犯于秋毫，民不移于市肆。捷音来奏，殊副朕怀。今改燕城为北平府，命官屯守。海宇既同，国号斯正，方与生民共此安平之福。尚赖中外臣寮，夙夜公勤，以匡朕之不逮。於戏！上体天心，俾万邦之感义；下从民欲，合四海以为家。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”

上自起兵以来，东征西讨，未遑制作。至是始命诸儒稽古

改制度，易服色，损益咸自圣心，靡不各当其宜。百余年之胡俗，为之丕变，而典章文物，焕然可还矣。

洪武二年春，遣使往谕诸番。定仁祖陵号曰英陵。乙亥，建碑。常遇春平大同府。命儒臣宋濂等编修《元史》。蠲北平、燕南、河南、山西税。诏曰：“朕本淮右布衣，因天下乱，率众渡江，保民图治，今十有四年矣。荷天眷祐，西取陈友谅，以安荆楚，东缚张士诚，以平三吴，遂至八番，直抵交广，以极于海，悉皆戡定。重念中国本我华夏之君所主，岂意胡人入据已及百年。天厌昏淫，群雄并起，以致兵戈分争，生民涂炭。是用命将北征，兵渡大河，齐鲁之民欢然来迎，馈粮给军，不辞千里。朕思其民当元之末，疲于供给，今既效顺，何忍复劳？有司特加存恤，以副朕怀。”占城、安南来贡。冯胜取陕西，张思道遁去。进克凤翔。

四月，胜及汤和兵次巩昌，元平章商鬲降。调兵攻临洮，太尉李思齐以众降，余众多惧罪逃窜，遂诏谕抚之。蠲秦陇税。

五月，追封外祖考为扬王，妣为王夫人，皇后父为徐王，妣为王夫人，乃立庙以祠之。常遇春取永平，克红罗山，擒脱火赤丞相，其檀会、宜兴、大兴诸州相继而平。遂进克上都，擒其平章鼎住等官属。秋七月，征虏副将军常遇春卒于军，追封开平郡王，谥忠武。

八月，冯胜围庆阳，克之。宁州、黄河等处悉平。冬，安南、占城两国相攻，占城遣使来诉，诏谕解之，两国遂罢兵。

十一月冬至，祀昊天上帝于闾丘，以仁祖淳皇帝配。是岁，令天下府州县开学，置师弟子员。

洪武三年春三月，蠲直隶、应天府等税。大将军徐达引兵至定西州，王保保退屯车道，我军立栅以逼其垒。

四月，进战，保保败走，擒郯王、文济王等。上始定封建，

立子为秦王、晋王、燕王、吴王、楚王、齐王、潭王、赵王、鲁王，侄孙靖江王。诏曰：“朕荷天地百神之祐，祖宗之灵，当群雄鼎沸之秋，奋兴淮右，赖将帅宣力，创业江左。曩者，命大将军徐达总率诸将，已定中原。不二年间，海宇肃清，虏遁沙漠。大统既正，黎庶靖安。欲先论武功，以行爵赏，缘土藩之境未入版图，今年春复命徐达等再征，是以报功之事，未及举行。朕惟昔帝王之子，居嫡长者必正储位，其众子当封以王爵，分茅胙土，以名其国。朕今有子十人，即位之初，已立长子为皇太子。诸子之封，本待报赏功臣之后，然尊卑之分，所宜早定。”

五月，遣使寻访历代帝王陵寝所在，特加修理，仍令三年一祀，著为定典。平章李文忠、右丞赵庸败元平章沙不丁、朵儿只八剌等于开平。进次上都，元平章上都罕等降。复取应昌，获元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宫女并诸官属，得其圭璧符玺。买的里八剌后以六月至京，封为崇礼侯。中书左丞杨宪、按察使凌说等以奸党事觉，伏诛。

己亥，制以科举取士。诏曰：“朕闻成周之制，取才于贡士。故贤者在职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。是以风俗淳美，国易为治，而教化彰显也。汉唐及宋，科举取士，各有定制。然但贵词章之学，而未求六艺之全。至于前元，稽古设科，待士甚优，而权豪势要之官，每纳奔竞之人，辛勤岁月，辄叨仕禄，所得资品或居举人之上。其怀材抱德之贤，耻于并进，甘隐山林而不起。风俗之弊，一至于此。今朕统一中国，外抚四夷，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。所虑官非其人，有伤吾民，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。自洪武三年八月内，始特设科举，以起怀材抱德之士，务在经明行修，博古通今，文质得中，名实相称。其中选者，朕亲策于庭，观其学识，品其高下，而任之以官。果有

材学出众者，待以显擢。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，非科举者毋得与官。敢有游食奔竞之徒，坐以重罪，称朕责实求贤之意。”

按：时方草创，兵戈倥偬，成败未可知，即以开科选举为首务，此岂寻常群雄所及？抑前代创业诸君，犹未之见。所以开昭代文明之治，良有以也。

秋八月，高丽、爪哇西洋国来贡。

冬十一月丙申，以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太师，改封韩国公。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太傅，改封魏国公。封开平忠武王常遇春子茂为郑国公。以浙江平章李文忠为左都督，封曹国公。右都督冯胜为宋国公。御史大夫邓愈为卫国公。皆位特进。其余功臣封爵有差。

十二月，建奉先殿于乾清宫之东，以奉祖宗神御，每旦焚香，时节朔望及生辰日则祭，用常饌，行家人礼。盖从礼部尚书陶凯之议也。

洪武四年春正月，中书左丞相、太师、韩国公李善长致仕，以中书右丞汪广洋为右丞相，参知政事胡惟庸为中书左丞。命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，率兵征四川。是月，又召王骥等还京师，论功，命骥以尚书兼大理寺卿，二俸并支。柴车升兵部尚书，仍赞理陕西军务。佥都御史罗亨信升俸一级。封都督蒋贵定西伯，任礼宁远伯，赵安会昌伯，并食禄一千石。

按：朝廷之于西事，盖慎重矣。尝宿劲兵，任良将，又掇近臣往临之，欲以安内攘外。然其终于上仁，于下不为利回、不为势屈者无几，是以安攘之效不立。迨天子赫怒，更命将帅，而王、柴诸公夙夜图议，振颓纲，去弊事，明赏罚，以示劝惩，而人始知有法，思奋其材武，以从征伐，立功名，于是残虏影灭迹绝，而天威震动于万里矣。

二月甲戌，上策试举人，赐进士吴伯宗以下一百人及第、出身有差。时高丽举人金涛亦中选，除东昌府丘县县丞，以方言不通，归仕本国。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遣其右丞董遵、佾院杨允贤来朝，并进辽东图本。诏建辽东卫指挥使司，以益同知指挥事。

闰三月，诏谕甘肃搭摊等。时甘肃未下，故下诏谕之。诏赐湖州德清县举人王瑱金帛。时瑱官于平凉，其父遗以家书，托御史台幕官宇文桂者达之平凉。既而，文桂以事被鞠，或搜篋中，得书百余封，奏之，瑱父家书亦在其内。上览之，嘉其能以忠孝训子，辞语淳切，于是特遣使者降诏褒美，赐白金百两及绢帛、药物，以旌其贤，仍令有司蠲其力役。

夏四月，册立故开平王女常氏为皇太子妃。立元福寿大夫庙。自国朝取建康，惟福寿为元死节，故特命立庙祀之。

五月，蠲两浙秋粮。诏曰：“朕本农夫，深知稼穡艰难。及至躬率六军，征讨四方，尤知将士劳苦。重荷上天眷祐，平群雄，一天下，东际辽海，南定诸蕃，西控戎夷，北靖沙漠，皆以精锐屯此边要，用安黎庶，未免科征转运，供给繁重，事岂得已？惟尔两淮之民，归附之后，民力未苏。兼以贪官污吏，害民肥己，四载于兹，朕深悯焉。今既扫除奸蠹，更用良善，革旧弊而新治道，以厚吾民，其秋粮及没官田租，尽行蠲免。”

按：圣祖未即位之先，已有免民租税之令矣。自即位十数年来，而捐租之诏凡十余下。汉文帝而降，未有厚下爱民如此者。

六月，征西将军汤和率舟师进瞿塘关，破其军，直抵重庆，夏幼主明昇面缚诣军门。

秋七月，颍川侯傅友德兵克成都。先是，五月己卯，兵克汉州。六月丙申，进围成都。至是，其丞相戴寿以下率众降，

以指挥何文辉守之。因遣诏谕云南及拂菻、琉球等国。高丽遣使来贺万寿节。冬，又遣使来贡及贺正旦节。

洪武五年春，高丽遣使来贺平蜀及请遣子入学，上曰：“昔唐太宗时，高丽尝遣子入学，此亦盛事。但其子涉海来，未免彼此怀思。”令其与群下熟议行之。徙陈友谅、夏明昇家属于高丽王京。遣使赍诏谕云南，诏曰：“朕惟天生斯民，必立之君，以抚治之。曩者元君失政，海内鼎沸，疆宇瓜分。其盗擄境土，擅专生杀，自为声教，生民涂炭，十有七年。朕起布衣，挺身奋臂，开基江左，命将四征不庭。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，东缚吴王张士诚，南平闽粤，北清幽燕，奠安华夏，复我中国之旧疆。朕为臣民推戴，即皇帝位，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，建元洪武。是用遣使外夷，播告朕意。使者所至，蛮夷酋长，称臣入贡。惟尔梁王杞郎，平章段光，都元帅段胜，守镇云南，亦尝遣人告谕，不意蜀戴寿等凭恃险隘，中途阻绝，致使朕意不达尔土。去年遂兴问罪之师，分命大将率马步舟师，水陆并进，直抵重庆，明昇面缚衔璧。继平成都，生缚戴寿，其各郡邑旋即设置官守。西土既宁，复专使往谕尔等，尚恐未达。今因北平送到苏成，称系尔等旧遣去北之人，再俾赍语往谕。朕虽不德，不及我中国之先哲王，使四夷怀之，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。”遣使赍诏谕甘肃。时暹罗及锁里遣人入贡。

夏五月，下诏敦厚风俗。诏曰：“朕闻三皇立极，导民以时，庖厨稼穡，衣服始制，民居舍焉。五帝之教以仁信，不过尊三皇之良规，益未备之时宜。当时之君，示其所以，天下从之，民用和睦。自周至汉、唐、宋，增减损益，用乃有国昌民受时宜，家和永康。朕蒙皇天后土之恩，命统天下，祖宗之灵，百神护祐，得正帝位，纪元五年。朕本草莱之士，失习圣书。况摧强抚顺，二十有一年，常无宁居，一概粗疏，故道未臻，

民不见化，市井闾里尚然元俗。天下大定，礼义风俗可不正乎？”先时兵乱，所在居民，或转他方为人奴役，至是诏皆放从良，不许拘留。谕民间有贫乏者，令其互相周给。乡里宴会，以齿为序。其孤老残疾者，官为养贍。又命中书详定乡饮酒礼，及婚姻、死葬、冠服等制，颁行遵守。民无田业者，许耕官田为业。其僧道务守戒律。宋国公冯胜将兵抵兰州，取西凉。

六月，兵至别力笃山口，元岐王太尉朵儿只杞遁去。进兵追之，擒其平章长家奴。复遣兵进抵甘肃，国公上都驴出降，其地悉平。

秋七月，诏谕故元国公白锁住。时锁住诈死，潜归乡田，故特下诏谕之。

冬十月，蠲应天府、太平、镇江、宁国、广德五郡秋粮。诏曰：“尝闻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。朕当群雄鼎沸之时，率众渡江，屯兵建业，十有八年。其间高城堡，深濠堑，军需造作，凡百供给，皆尔近京五府之民率先效力，济我事难，民力繁甚，朕心不忘。天下一统，今五年矣，虽尝蠲免四岁税粮，然犹未足以报前劳。是用申敕有司，今年秋粮特令蠲免。”

是岁，琉球国遣人入贡。高丽遣使来贺万寿节。又比年皆入贡及贺正旦等节。上命中书谕曰：“高丽每岁数次来贡，未免劳民，且使臣涉海艰险。古者中国诸侯，比年一小聘。三年一大聘。九州之外，世一来见，表诚而已。今高丽文物礼乐，颇近于中国，可行三年一聘，或每岁一见，亦可。其所贡方物，不在众多，但依古礼。”

至元十三年，江南初内附，民间盛传武当山真武降笔书长短句曰《西江月》者，镌刻于梓，黄纸模印，贴壁间。其词曰：

九九乾坤已定，清明节候开花。米田天下乱如麻，直待龙

蛇继马。依旧中华福地，古月一阵还家。当时指望作生涯，死在西江月下。